

美国对德政策

(1945—1950年)

乔治·惠勒著

贺丽译

世界知识出版社

1960年·北京

George S. Wheeler
AMERICAN POLICY IN GERMANY

(1945—1950)

据作者英文手稿节译，并参照民主德国柏林国会出版社(Kongress-Verlag)1958年德译本校改。

美国对德政策

(1945—1950年)

[美] 乔治·惠勒著

贺丽译

出版者 世界知识出版社

(北京千面胡同27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101号

印刷者 北京新华印刷厂

发行者 新华书店

定价 每本八角

开本 787×1092 公厘 $\frac{1}{32}$ • 印张 9 • 插页 2 • 字数 201,000

1960年5月第1版 1960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 3003·526

目 录

第一部份 美国对德政策的原则

第一章	战时政策的演变.....	1
✓ 第二章	华尔街的对德政策.....	20

第二部份 工人阶级的分裂

第三章	右翼改良主义工会领袖的作用.....	26
第四章	战后的第一批组织.....	38
第五章	右翼工会领袖是怎样出卖自己的.....	46
第六章	美国劳工联合会集团的干涉.....	65
第七章	区际组织和国际工会问题.....	80
第八章	争取共同决定权的斗争.....	116

第三部份 破坏肃清纳粹主义的规定

✓ 第九章	纽伦堡的审讯.....	128
✓ 第十章	美国式的肃清纳粹主义.....	144
✓ 第十一章	重新纳粹化开始了.....	177
✓ 第十二章	报纸与电台的重新纳粹化.....	193

第四部份 壟断资本主义的恢复

✓ 第十三章	美国控制下的煤与钢.....	203
✓ 第十四章	经济停滞和货币“改革”.....	223

第十五章	卡特尔的改組.....	242
第十六章	管制魯尔和分裂德国.....	256
第十七章	圍繞着“舒曼”計劃和重新武装的壟斷 資本家陰謀.....	272
譯后記		286

第一部分 美国对德政策的原则

第一章

战时政策的演变

在美国对德政策方面必須回答的首要問題之一是，为什么曾与苏联一道对納粹作战的美国現在却正在重建德国的战争力量来反对苏联。过去美国为什么不遵照前总统赫伯特·胡佛和前駐德大使肯尼迪的建議与納粹联合起来，或者至少是保持中立呢？在这个答案中有几种因素：美国的資本家在1941年几乎和現在一样地仇恨共产主义，他們和德国的資本家在商业和金融方面有着許多密切的联系。但是，由于他們害怕德国在世界市場上，特別是在中美和南美和他們竞争，害怕德国的同盟国日本在亚洲和他們竞争，这种恐惧大大地压倒了他們在德国的利益。美国商人通过卡特尔的联系，知道納粹帝国主义者野心是无止境的。納粹的擴張包含着对美国 and 英国在中东的石油投資和在非洲的原料資源的威胁。德国和日本是直接威胁美国資本家利益的两个国家。

几乎同样重要的是以下这个事实，美国資本主义最反动的集团暫時在政治上居于不得势的地位。在1929年开始的灾难性的經濟危机中，华尔街的各项政策以及共和党所代表的比較反动的資本家已經非常不得人心了。在1932年大选中，胡佛遭到决定性的失敗。华尔街在战争中所願意采用的那种

政策已由胡佛本人予以說明了；

“我的意見是，如果我們避開目前的衝突，那麼到了議和的時候，我們就可以在我們的經濟資源完整無缺的情況下把武器擺在桌上。

“我從不相信英國人有失敗的危險。當德國進攻俄國時，這就使英國的勝利成為可能。”^①

胡佛不僅在1932年遭到失敗，而且他對國際政治的見解正如他在國內頑固地提倡的“放任主義”一樣，在官方的政策中只占着很小的分量。這時，正是美國工人民主革新的時期。在官方承認有一千五百萬以上的失業工人的可怕經濟蕭條的刺激下，勞動人民中產生了政治覺醒。千百萬工人在民主的精神下組織到各工會里去，並且從那些勢力最大的公司方面贏得了一系列大罷工的勝利。勞動人民要求並且從資本家那里獲得了較多的權利和較多的工資。

當納粹開始他們的侵略行動時，美國人民仍在進行反對反動勢力的鬥爭，而且處在羅斯福的開明領導下。一部分人反對納粹侵略的情緒日益增長，有些人對納粹的敵視工會政策和種族政策表示關切，但是一般公眾對國際事務仍然不很關心。羅斯福曾極力促成對英國增加援助，而在1941年6月以後，又極力促成增加對蘇聯的援助。在日本襲擊珍珠港和納粹對美國宣戰時，美國在經濟上的參戰活動已在逐漸增長。

戰爭本身比任何其他東西更有力地加強了反對納粹的政策。在戰爭期間，人民逐漸注視法西斯主義、集中營、種族滅絕、焚燒掠奪和虐行。新組成的工會打破了美國勞工聯合會的傳統，積極地參加了國內的政治活動。這些工會較關心國際

① “美國人雜誌”，1947年9月2日。

政治問題，其中包括战后对德国和日本的劳工政策。

与此同时，档案表明，許多有势力的商业集团，如美孚油公司、杜邦公司、国际电话电报公司、通用电气公司、通用汽车公司、福特汽车公司及其他集团仍然继续和他們的德国买卖对手保持关系或維持合同关系。有时，这种接触变成了間接关系，在宣战以后，大多数的联系終止了，但它們抱有的諒解是以后再行恢复关系。商人們必須停止他們与德国的一切正常商业关系的事实并不意味着他們已經放棄了对納粹的同情心，这也并不意味着公开亲納粹的商人在战争期間完全没有影响。他們通过他們在上层社会中的影响，使得他們自己几乎完全免于受到有效的法律制裁。例如，法本化学工业公司子公司齐姆尼科公司副經理魯道夫·伊尔納是紐約法本一納粹間諜网的头子。在納粹对美宣战后，伊尔納在燒毀他最重要的文件时被美国反間諜机关逮捕。即使是这样，还剩下关于五十多个国家的間諜报告、紐約地区的成套照片、工业藍图、巴拿馬运河地区的地图，等等。他的档案說明，所有这些材料都是供給柏林的，可是伊尔納仍然是商界上的一位受人尊重的成員。他在他那舒适的康涅狄格农場上度过了战时的岁月。

国家机构中的百万富翁

对战时领导以及对和平具有更重大意义的事情是，在战争期間国家机关越来越多地依賴商人。罗斯福认为，使各公司对軍火生产給予合作的唯一办法是让商人据有許多重要的职位，并讓他們决定有关軍火合同、价格、生产水平和原料等各方面的政策，以及确定美国参战的方針和他們的利潤等类似問題。这些公司的官員為他們自己干得很漂亮。在战时，

公司每年的全部淨利潤比過去最好的和平年頭（1929年）至少超過十億美元。

華爾街派了一些有手腕的首腦人物前往華盛頓。僅僅狄龍—李德公司這一家投資銀行就“出借”了該行總經理詹姆士·福萊斯特充任“公務人員”。他在戰時當了海軍部長，後來又是杜魯門的國防部長。該行的一位副總經理小威廉·德萊柏少將，起初是從事軍火合同方面的工作，後來當上對德管制委員會美國經濟司的司長。從1947到1949年，他擔任陸軍部副部長。另一位副總經理保羅·亨利·尼采曾為諸如戰略轟炸偵察隊等各項戰時工作“服務”。1946年，尼采負責國務院對外貿易政策，他以這個身份協助草擬馬歇爾計劃。華盛頓擠滿了這種銀行家和商人。

這些公司的官員並不急於要結束戰爭，這不僅因為戰爭比和平更好賺錢，而且還因為他們希望戰爭的延長會使蘇聯和德國的經濟都遭到破壞。在這種情況下，他們希望社會主義制度和他們主要的帝國主義勁敵同歸於盡。許多軍人和政客都抱有這種見解。可以引證當時的參議員哈里·杜魯門的一段話為例：“如果我們看到德國打勝，我們就應當幫助俄國。但是，如果我們看到俄國打勝，那我們就應當幫助德國。就這樣讓他們彼此盡情殘殺。”^①

這種態度應該對延遲在法國开辟第二戰場的軍事政策負責。只是在情況已十分明顯，如果再拖延下去納粹將被蘇聯獨力摧毀，從而勢必損害西方的威信，減少美、英在和平解決時的影响的時候，他們才在諾曼底登陸。這種做法是無視英國和美國人民的“配合作戰”的迫切要求的。

① “紐約時報”，1941年6月24日。

在斯科达和拔佳工厂，在普洛蒂和德累斯登对纳粹战争机构的生产已经不再有任何价值之后就滥施轰炸，这类行动说明了大公司军事家们的手法，也说明了即使在战时，反苏反社会主义的情绪已达到了什么样的程度。美国的银行家知道，斯科达工厂在战后时期是要社会主义化的，而且这个工厂将加快“苏联势力范围”经济力量的复兴。他们也知道，斯科达和拔佳工厂的生产对他们在世界市场上的利润是有危险的。这里所以要提到这些事件是因为美国国务院在诡辩，而且还有许多人相信，美国对试图建立社会主义的国家一贯采取友好和积极的态度，而“冷战”只是为了自卫和还击。

这种反对社会主义的顽固斗争，是战后四国管制德国的协定遭到破坏的主要因素之一。这并不是在1945年以后才发生的。资本家这样做是意料中事，特别是在那些已经推翻了资本主义的国家的实力急剧增长的时期。但是在战争期间，由于策略上的原因，这个银行家—军事家集团还不能公开反对社会主义和苏联。美国这个垄断资本家的国家和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一道对德国和日本垄断资本主义作战。要在战争期间保卫垄断资本主义是不容易的，证明德国垄断资本家应对纳粹罪行负责的文件真是太多了。

这个由银行家和公司官员组成的小而有实力的集团虽然可以利用他们的重要职位来决定实际的美国军事政策，但是他们还不能在战争期间左右官方已经宣布的争取和平的政策。这一点从国际会议上所达成的协议以及美国单方面的政策声明中看来都是很清楚的。

雅尔塔的结果

现在，美国资本家煞费苦心而且相当成功地制造了一

些謠言，說美国人作了巨大的牺牲，甚至說在这些會議上，特別是雅尔塔和波茨坦會議上被俄国人欺騙了。“紐約时报”的軍事专栏作家鮑尔温曾經就这个題目写了一本书，他把这本书定名为“大战的重大失策”（1950年版）。鮑尔温写道：

“在1945年2月的雅尔塔會議上和1944年6月6日盟軍在諾曼底登陸的这一天，也許可以說我們就已失去了和平……，如果听任——而且不妨鼓励——德国和苏联互相厮杀直至精疲力尽，对英国和美国無論如何是有利的，这样就会使我們居于世界霸权的地位。”①

罗斯福总统最亲信的顧問霍普金斯在雅尔塔會議上討論賠償政策時曾写了一張便条給总统說：

“俄国人在这个會議上已經作了这样多让步，我认为我們不應該讓他們失望。如果英国人还不同意，就讓他們去吧……。”②

謝伍德在研究了雅尔塔會議的全部紀錄以后得出結論說，雅尔塔會議紀錄不能証明那种认为罗斯福作为一个“垂死的人”已經“屈服”了的說法。与此相反，謝伍德写道：

“当包括罗斯福和霍普金斯在內的美国代表們离开雅尔塔时，他們的情緒可以說是极为愉快的。”③

当雅尔塔會議的消息在2月12日发布时，“所有的同盟国家反应良好，美国輿論尤为热烈。”④

后来霍普金斯告訴斯大林說，罗斯福“怀着很大的信心离

① 見該書第1頁和第10頁。

② 罗伯特·謝伍德：“罗斯福与霍普金斯”，1948年版，第860頁。

③ 同上書，第869頁。

④ 詹姆士·貝爾納斯：“美苏外交秘录”（“Speaking Frankly”），1947年英文版，第45頁。

开会場，他相信美国和苏联能够在和平时期共同合作，正如在战争中已經做到的一样。”^①

在雅尔塔會議上，任何人都沒有“屈服”。美国的国家利益絲毫也沒有放棄。在这个会上只是正常的“互相取予”，这是任何国际會議获得成功的要素。参加會議的各国各有不同的国家利益，但是对于和平都有压倒一切的願望。这个會議之所以达成協議是因为各資本主义国家在战时的压力之下，必須承认苏联的作为一个主权国家的权利，以及苏联在击潰法西斯方面所起的主要作用。

把美国联合參謀总部第 1067 号指令^② 这个“极机密”的美国政策文件和苏联、美国、英国在波茨坦达成的協議逐条加以比較，就更肯定地証明了美国毋須对它的既定政策的任何重要方面作任何改变，以符合波茨坦协定或官方所称的柏林會議議定书。

在倫敦的筹备工作

在我們討論美国官方政策的实质以前，对于这个政策是怎样制定的問題，多作一些解釋是必要的。

在华盛顿有几个不同的机关在制定对德政策，如国务院、陸軍部民政司、对外經濟管理局、財政部以及其他机关。在英国的艾森豪威尔总司令部也在制定政策，而且有时它很少或者不請示华盛顿便发出指示。美国对外經濟管理局为了和那

① 謝伍德：“罗斯福与霍普金斯”，1948年版，第 888 頁。

② 这里提到的联合參謀总部（Joint Chiefs of Staff）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間美国的最高战略指导机关，由总统參謀长、陸軍參謀长、海軍作战部长、陸軍航空队司令組成。这是一个战时的机构，与战后美国国防体制改組后成立的參謀长联席会议（原名也叫 Joint Chiefs of Staff）不是一回事。——譯者

些执行政策的人一起进行工作，在1944年5月决定派遣一个由四位经济学家（包括作者在内）组成的一个小组前往伦敦，与当时还保密但是已经组成的对德管制委员会合作。直到1944年10月，我们才得到飞机票飞往伦敦。一两天后，我们在布什公园伪装网下找到了对德管制委员会的美国总部。他们对于华盛顿在制定政策方面已做的工作毫不知道。

当时，战争情形多半是由英伦向德国反攻。偶尔的警报声使我们跑到掩蔽室门口去，看看穿过防空网的V—1型敌机是向我们俯冲下来，还是匆匆而过。V—2型飞弹多少有些不同，它们的袭击像闪电一样，无从加以防御。我对于非原子战争的亲身体验已使我感到，为创立维护和平的条件而工作是有价值的。

不久，我们就进行工作，常常工作到深夜，讨论盟军最高统帅部的劳工官员手册，和讨论有关劳工的几项规定的草案，这个草案后来成了美国政策的基本文件——联合参谋总部第1067号指令。我们研究劳工政策的人力司最初只有三个人，还兼管教育司，和大约有四十人的经济司相比是很小的。我们和经济司很快就发现我们两个司在关于战后对德正式政策方面的意见是截然不同的。我们也发现了为什么这样。由霍华德上校领导的经济司的工作人员中包括一些商人，他们怀着反对劳动人民的偏见，并且赞成“照常做生意”。霍华德上校本人的态度是如此明显地反民主和亲纳粹，以致使得一些进步的工作人员开始追查他的背景。我们发现，他曾做过通用汽车公司驻德国的同奥帕尔工厂进行联系的代表。他本人握有奥帕尔工厂的巨额股票。由他领导的司提出的对德政策手册的几项条款是如此有利于德国垄断资本家，以致罗斯福总统命令对那些条款作全部修正，并追查谁是负责制订条款

的人。这一点原是不足为奇的。

霍华德上校还犯过这样的錯誤：1940年他出版了一本題为“美国和世界新秩序”的书。“新秩序”就是法西斯主义，而霍华德上校却喜欢它。这本书的副本被送到当时的管制委员会美国代表团团长威克沙姆將軍那里。这位將軍还算正直，对这些事深感不安。如果霍华德更有外交手腕的話，他也许可以渡过难关。他毕竟还有些极有势力的朋友。但是大約就在这个时候，我們收到了“极密”文件联合參謀总部第1067号指令的最后草案，該草案对德国的卡特尔及其阴谋采取了坚定的和敌对的态度。霍华德上校对这个文件恣意咒罵，并且对所有的人說，他决不遵从这个政策。霍华德上校离开这群人，跑得太远了，因此没有什么用处。我們还正在和納粹作战，而联合參謀总部第1067号指令是总统剛剛批准的政策，而且是由美国联合參謀总部这个最高軍事当局发布的。

因此，霍华德上校就被撤职了。接替他的人是一位温和耐心而且圓滑得多的小威廉·德萊柏將軍。他具有同样的利害关系和計劃。我們知道，去掉了通用汽車公司的霍华德上校，换来的这位德萊柏將軍是投資銀行狄龙—李德公司的副總經理。

德萊柏和罗伯特·墨菲一起工作得很順利而有成效。墨菲是由国务院选派来担任政治司司长这个重要职位的。作为政治顧問，墨菲具有一些不很明确的額外权力，与其他各司的司长有所不同，而且地位在他們之上。人們对墨菲同法国通敌分子以及意大利法西斯分子勾結的丑史記憶犹新。这位过去和維希的海軍上将达尔朗同謀的政治阴谋家，現在竟一变而为主持德国民主化工作的軍事长官的政治顧問！美国紐約州民主党众議員伊曼紐尔·塞勒在众議院提出警告說：

“任命墨菲为駐德政治顧問將导致与法西斯分子勾結的通敌行为。”塞勒指出沙赫特就是墨菲与之合作的典型人物。最后他呼吁：“制止墨菲这一类人的阴谋，否則德国的民主必将流产。”^①

摩根插手进来

美国陆军部本来选任約翰·麦克洛埃领导美国在德国占领区的工作。麦克洛埃是华尔街的律师和銀行家，1945 年时是陆军部助理部长。麦克洛埃拒受此职，在詹姆士·貝尔納斯的建議下选任了刘歇斯·克莱將軍。克莱將軍是一位职业軍人，据貝尔納斯說罗斯福甚至还不知道这个人。^②但是克莱已經和德萊柏將軍以及弗萊德·塞耳斯这种人物发展了友誼。貝尔納斯在写到克莱和塞耳斯時說：

“帮助克莱將軍的是一位紐約的工业家塞耳斯。他是一位安詳而不摆架子的人，对工业程序有特殊的知識。在战争中他始終胜任愉快地担任了許多負責的职位，不受俸祿和开支的补偿，并且避免露面。”^③

貝尔納斯对塞耳斯的描述隱瞞了最重要的事实，就是塞耳斯是摩根公司的一位采矿和石油专家。他是摩根公司里一位很吃得开的人。在他和貝尔納斯以及克莱的帮助下，摩根取得了一家德国人的产业：紐蒙特矿业公司。摩根公司付出一百万美元，控制了在非洲的这些矿井。而在以后的三年中得純利九百万美元。^④

① “国会記錄”，1944 年 9 月 12 日。

②、③ 貝尔納斯：“美苏外交秘录”，第 47 和 46 頁。

④ 維克托·佩洛：“美国帝国主义”，第 38—39 頁（中文版第 54 頁）；“幸福”杂志，1949 年 2 月号。

塞耳斯只是在这种情况下，才能够不要工資而“为国家服务”；同时，他之所以不肯露面也就不足为奇了。塞耳斯担任紐蒙特矿业公司的副总经理，而他的朋友貝尔納斯和克萊在他們“为国家服务”——完全和塞耳斯一样高尚——滿任之后，都被酬以紐蒙特矿业公司的董事职位。貝尔納斯和克萊在他們决定和执行对德政策的整个时期都是“摩根的人”。这些人都是制定对德政策的集团中的主要成員。

联合參謀总部第 1067 号指令

克萊將軍显然并不是由于他是一个德国問題专家而被选任这样高級的职位的。克萊写道：

“在我离开华盛顿时，我一点也不知道联合參謀总部第 1067 号指令这个极机密的政策指示。这个文件将是我的指南，但当时还在草拟中。在德国投降以前同苏联、英国在历次国际會議上制定的政策和达成的協議，我也是一点都不知道。”^①

克萊还承认，当他看到參謀长联席会议第 1067 号指令的一份草案时，頗为“震动”。他說他曾要求刘易斯·道格拉斯做他的財政顧問。道格拉斯是美国賽安那米德公司董事会的董事、互助人寿保險公司的總經理、通用汽車公司和其他公司的董事。他是“摩根的人”。克萊回忆說：

“道格拉斯在我到达巴黎后不久就来和我一起工作，这使我解除了很多忧虑。在 4 月底他和我都得到了一份拟議中的指令，我們的震动并不是由于它的惩罚性的条文，而是由于文件沒有抓住我們所面临的財政及經濟情况的现实問題。”^②

是不是克萊一夜之間就变成了一位了解德国及其財政和

① 克萊：“对德国的决定”，1950 年，第 7 頁。

② 同上书，第 18 頁。

經濟的需要的专家了呢？或者，他是不是反对文件中严峻的反納粹、反壟斷的条文呢？是不是联合參謀总部第 1067 号指令这个政策文件沒有抓住现实呢？作为“駐德軍政府的基本目标”，联合參謀总部第 1067 号指令指出：

“第四节甲項：必須使德国人确信：德国所进行的殘暴战争和納粹的疯狂的抵抗，已經毁灭了德国的經濟并使混乱和困厄不可避免；德国人对于他們自作自受的事不能逃避責任。

“第四节丙項：同盟国的主要目标就是要防止德国今后再度变为对世界和平的威胁。实现这个目标的重要步骤就是消灭一切形式的納粹主义和軍国主义，在工业方面使德国解除武装并使德国非軍国主义化，繼續对德国准备战争的力量加以控制，以及准备最后在民主的基础上重建德国的政治生活。

“第四节丁項：盟国其他目标是要实施賠償及归还计划，对遭受納粹侵略破坏的国家进行救济以及保証联合国家的战俘和流离失所的人获得妥善照顾及遣返……。

“必須采取所有切实可行的經濟和政治措施，以保証德国資源的充分利用，并使消費減到最低限度，以便对进口物品加以严格限制，使有剩余供占領軍和流离失所的人及联合国家的战俘之需，以及用于賠償……。

“必須禁止一切卡特尔組織或其他私人的企业协定，以及包括那些公共的或半公共性质的类似卡特尔的組織，例如制定銷售条件——包括生产、价格、排他性的交换技术情报和生产方法、以及划分銷售地区——的經濟集团。凡是必要的但过去由这些团体履行的社会职能将尽速由认可的机关接管。”

根据以上几段节录，我們可以断定克萊和道格拉斯之所以“震动”，正因为第 1067 号指令“紧紧地抓住了现实”，包括卡特尔組織在內。克萊繼續写道：

“根据我的請求，道格拉斯急忙启程赴华盛顿，向麦克洛埃报告我們的忧虑，并且企图使这个指示获得修改，准許对德国实施經濟和金融管制。道格拉斯为此目的而作的努力只得到很小的效果，他所能做到的只是增加了一种权力，就是在有必要防止通貨膨脹时可以实行金融管制。发布这个指令的一个結果是道格拉斯很快就辞职了。我确实知道，他认为在这种限制之下，我們在經濟上所作的种种努力将在經濟範圍內徒劳无益，这种情緒使他早日返回美国。

“幸而第1067号指令的有些条款在某些方面是一般性的，因此适用的程度可由軍事长官来决定。而且，它的有些經濟和財政方面的較严峻的条款，在波茨坦达成的協議中已經修改得和緩了。”^①

这就是美国管制德国的首脑人物的自供。他說，他一开始就不同意这个国务院称为“給駐德軍政府的关于美国政策的具体說明”的文件。^② 克萊所說的“幸而”实施的程度“可由軍事长官来决定”这句话，意思是說他和他的同僚可以破坏他們所不喜欢的那些条款，而且这正是他們已經做了的事。

第1067号指令和波茨坦协定这两个文件在政策方面是很相似的。

波茨坦协定

“波茨坦——是怎么回事？”內布拉斯加州“林肯日报”的編輯在1950年4月8日提出的这个問題，很典型地說明美国报纸編輯对于德国問題和外交問題的知識領域是多么狹窄。

可是，这样孤陋寡聞并不妨碍他們在外交政策上发表意

① 克萊：“对德国的决定”，1950年，第19頁。

② “外交季刊”，1946年秋季号。